

# 成长的数字

□ 德琨若鱼 (上海, 教师)

“1、2、3、4、5，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在家，放屁就是他”，用指头点着人数就可以玩一个游戏；围个圈圈，把手绢丢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哈哈，随机、随性，小时的嬉戏不需要玩具，需要的是运气、腿力、勇气还有一堆小伙伴。老鹰捉小鸡，躲猫猫，那种被捉住、被发现的感觉既期待又惊恐。

而如今“5、4、3、2、1”的时代特征是什么？Game over。是主播带货播报的节奏，需要比手速、比网速、比手机质量，几千万人围成一个大圈圈，“预备，开抢！”我们长大了，游戏仍存，怀旧且创新，创

新点不再躲闪，而是争夺。

老师在课堂上喜欢“开火车”，背诵、口头答题，按照横排或竖排，回答问题机会均等，但难易度不一，个体智商有差异，火车在某人的站点开不下去了，老师略不耐烦，开始数数：“5、4、3、2、1，下一位。”樊登点评：“当压力巨大的时候，杏仁核掌管一切，大脑皮层脱钩，得不到营养、得不到发展。如果杏仁核发达，就会分泌皮质醇，这是一种压力激素，进而损害具有记忆功能的海马体。”所以，家长、老师对孩子进行限时回答、限时成长，让他们压力过大，都是错误教导。

数字口令简洁、干脆，易于通过训练形成条件反射，譬如520、1314、双11是营销界刺激消费的有效数字；数字口令可以集约化，譬如211、985、996，这是人生成功与否的尺度。那么你猜51895什么意思？

天津大学建校于1895年。天津大学上海校友会在前面加个“5”，在后面加个“元”，作为新生奖学金奖励给上海的优秀考生乐筱霖，乐随即把奖金赠送给母校，成为最年轻的校友捐赠者，“5”代表了超我的人生境界。此举巩固了教育本质，扩大教育外延。那些喊着“5、4、3、2、1”的教师，住口吧。



# 和陌生人说话

□ 明前茶 (南京, 媒体人)

自从父亲进了养老院，母亲出门的频率大大提升了。

除了前往养老院探视，她还喜欢大老远地逛展、购物。为看看她独自出门乘公交是否安全，我全程跟了一回，方知公交车如今几乎成了老年人的社交空间。三分钟前还是陌生人，三分钟后，一溜儿花白脑袋没几句即聊成熟人。被邻座夸奖仪容，母亲欣喜，打开了话匣子：“当年单位院庆，一场晚会我要换三套裙子呢。这些裙子，是我家老头子比着书上的样子自己做的。他也曾是脑筋清爽的高工，可现在他都认不出我是谁啦。那时候，他的摄影技术也好，我们到白鹭洲去，到莫愁湖去，到玄武湖去，我戴着轻便的蕾丝帽子，海棠花开过有紫

藤花开，蔷薇花开过有凌霄花开，胶卷金贵，他把照片让给我和女儿们拍……”

邻座阿姨听得津津有味，还不停地插言，倾吐自己的故事。前排的年轻人，是不理解这种老人的寂寞的。到了目的地，母亲在入口处收了一堆宣传单，按图索骥逛起了农产品展览。推销员们将吃食切成小份，插上牙签，盛邀品尝。母亲就像美食大赛的评委一样，浅尝一口，批评与赞美都不加掩饰。推销员们微笑着，似乎明白老人家并非故意挑剔，而只是想跟自己多说几句。

母亲给我家买了烧鸡，给妹妹一家买了肴肉，自己只买了一包红枣。她意犹未尽，又开始排队买龙虾馅的大汤包。我想要替她排队，让她歇歇，突闻前面的一位老先

生对母亲悠悠发话：“让孩子替你去买一个中间有折叠小圆凳的拐杖啊，就可以随时歇脚了。”母亲坚持说：“站一站，不会累死人。我一个出门要穿旗袍的人，撑着这样一个拐棍成何体统。”

排队的人都笑了起来。我以为大爷将要恼羞成怒，谁知道他下一步就跟母亲唠叨起他的腿是怎么在当年支援三线的岁月里，落下了不能着力的毛病的。他和母亲忽然互诉起病痛来了。他们的青春岁月，带着奉献的光辉，也带着晚年病痛的暗影。他们一辈子这样走来，从辉煌趋于平凡，不过是想多找一个人说说话而已。如果你也碰到他们，不妨停下来，与他们多说三分钟。

